雪域回响：二十年前的高原记忆

王晓霞

20年的风染白了鬓角，却未曾吹散拉萨河谷那片明亮的阳光。看到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消息，不禁想起20年前那个初到拉萨的清晨，恍惚看见那辆穿行在5000米山口的大巴。经幡在窗外猎猎，车厢里的笑声混着缺氧的喘息，早已沉淀为记忆里一坛甘洌的青稞酒。

2005年初秋，风染了些微凉，我们这支艺术团便迎着晨光踏上了高原。以中央民族歌舞团为班底，邀请一众知名舞台艺术家，人人揣着满心郑重。行囊里不只有行头和乐器，更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祝福。为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大庆而来的这趟远行，用艺术架起心与心的桥梁。

初见布达拉宫，红白宫墙自云端垂落，宛若神灵抖落的袈裟，每块砖石都浸着岁月的沧桑。抬头时忽然懂了“仰望即信仰”——不是刻意敬畏，是灵魂被宏大托举的战栗。转经道上，朝圣者的身影伏成流动的诗。我们跟着向导抚过玛尼石，那些被千万双手磨亮的石头，低诉着千年祈愿。刘伟老师用京腔对转经的老阿妈道“扎西德勒”，老人的笑容如经堂酥油灯，暖意直淌进心底。这份跨越语言的善意，是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。站在金顶，风裹着经筒嗡鸣掠过，远处雪山在云里隐现，脚下宫殿稳如磐石。

西藏人民会堂的灯亮起时，空气里凝着细碎的星光，千百颗心在靠近。舞蹈演员们拉开了序幕，他们身着艳丽舞裙，踩着鼓点旋转变换，裙摆扬起时恰似高原绽放的格桑花。可谁都知道，每一个轻盈的转身背后，都是与缺氧的无声对抗。有演员跳完一段群舞，刚迈到侧台便扶着栏杆大口喘气，吸氧管仓促地凑到唇边，胸口起伏得像揣着不安分的鼓。可当旋律再次响起，他们抹了把额头的汗，又挺直脊背踏上舞台，旋转、跳跃，每一个动作依旧精准有力，仿佛方才的缺氧疲惫从未存在。台下观众看得分明，掌声如潮水般一次次涌起，其中既有心疼，更有深深的敬意。郭瓦·加毛吉的藏歌里，带着浓浓的雪域气息，引发台下共鸣；曲比阿乌的《情深意长》带着山野索玛花的味道飘荡；姜昆和戴志诚的相声逗得全场欢笑，一句生涩藏语“我们缺氧但不缺热情”，让掌声似要掀翻屋顶。那晚，哪是演出，是藏汉等各族同胞千百颗心围坐一堂，用歌、用笑诉说心声，民族歌舞艺术之花在雪域绚烂绽放，无比夺目。

演出的余温尚未消散，带着与拉萨同胞的情谊，艺术团分赴各地。往山南去的路上，藏族向导自豪地介绍：“看呐，前面就是雅砻河谷，再往前那山巅上便是雍布拉康，是西藏文明的发祥地。”到了雍布拉康脚下，不知谁先开了嗓，歌声便漫开了。周伟老师即兴编起快板：“雅砻河谷水弯弯，青稞熟了金灿灿。”韵脚裹着河谷的风，把山光水色全串成了活的句子。山脚下孩子追着车跑，手里的小国旗红得耀眼。这份对家乡的热爱，对祖国的赤诚，在各族人民心中同频跳动。

山南的夜来得早，月光给寺庙金顶镀上银辉，静得能听见经幡飘动。歌唱家马文娥要担任主持，为了不打扰他人，她躲进洗手间对着墙壁轻声练习，手势起落，声音压低。洗手间灯光昏黄，瓷砖上她的剪影却格外坚定，直到天边泛白。次日登台，她的声音清亮得像山涧晨露，谁也看不出竟浸泡了整夜的执着。这是敬业，更是对藏族同胞的尊重。后来团里说起这事，饭桌上领导举着酥油茶碗：“这才是真的‘台上一分钟’，敬这份专心。”

林芝的记忆总裹着层雾。翻米拉山口时，5000米海拔下，大家裹紧外套在经幡下合影。车再往前开，钻进原始森林里，雾气像纱巾绕着树，有人说像瑞士，曲比阿乌说：“比瑞士多了神灵气。”

如今20年过去，姜昆老师鬓发更白，王莹依旧笑靥如花。我们偶尔相聚，仍会说起那趟高原行：布达拉宫的金顶、米拉山口的风、演员侧台的吸氧管、洗手间的那盏灯……这些片段仍在记忆里闪光。那些日子被高原阳光浸透过，连回忆都带着暖烘烘的温度，哪怕再过20年，指尖一碰，依旧是热的。

有些旅程，从来不是去了又回，而是把一部分自己永远留在了雪域，又将高原的风与光，妥帖地带在身边。20载岁月流转，高原的风仍在传递着这份情谊。一如高原上的经幡，每一次吹动，都是民族团结最美好的祝福，在岁月深处，久久回响，诉说着西藏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。

向阳而生

陈二适

周末，陪儿子去看花海。那边拆迁地块上，村民开荒种植了好大好大一片向日葵。仲夏时分，向日葵已经开花了，黄澄澄的，排着队站在田地里，向着太阳，与周围的高楼大厦相映成趣。

清晨，太阳刚从东边的地平线上探出半个脸，向日葵便齐刷刷地扭过头去。花盘上的小黄花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，排成规则的螺旋，中间是更小的管状花，排得极有章法。

太阳走到哪里，向日葵的脸便跟到哪里。有时云层厚了，阳光被遮住，它便显出几分茫然，花盘微微下垂，似在等待。待云开日出，它又立刻振作起来，重新追随那光明的源头。

正午时分，太阳直射下来，向日葵仰着脸，承受着最炽热的阳光。花瓣被晒得几乎透明，花盘上的小黄花也蔫了几分，但它们仍旧固执地面向太阳，不肯有丝毫偏移。

我细看那些向日葵，越是处在田地中央，接受阳光最充足的，长得越是高大挺拔，花盘也格外饱满。而靠近树荫的几株，则显得瘦小许多，花盘也不甚精神。

午后，忽然起了风。向日葵被吹得左右摇摆，粗壮的茎秆弯出优美的弧度，却又立刻弹回。花盘始终朝着太阳的方向，风再大，也不过是让它们多费些力气保持平衡罢了。

傍晚，太阳西沉，向日葵的花盘也跟着转向西方。随着光线的减弱，它们似乎也疲倦了，花盘渐渐低垂下来。到了完全日落时，所有的向日葵都低下了头。

夜里下了一场雨。次日清晨，我上班路过此地，特意去看看雨后的向日葵是什么模样。田地里湿漉漉的，向日葵的叶子上挂着水珠，在朝阳下闪闪发光。它们已经抬起头来，重新面向太阳。有几株向日葵因为雨水而倒伏了，茎秆弯曲着。农人们走过去，轻轻地将它们扶正，在根部培了些土。过了几日，那些倒伏过的向日葵又重新挺直了茎秆。

我忽然觉得，这向日葵倒像是人生的写照。它向阳而生，如同人追求光明与理想；它能屈能伸，如同人面对逆境时的韧性；它柔软地俯下身子，如同人应有的谦卑；而无论经历什么，它始终不忘向阳的本性，如同人无论遭遇何种挫折，都不应放弃对美好的追求。

秋 韵

王举芳

秋风缠绵
一颗颗红熟的山楂
嘟嘴说着温柔的情话
一行南飞的大雁
在高远的蓝天
飞往爱的天涯、海角
一枚落叶
在风中潇洒远游
我抬头浅笑
为这天空蓝
为这太阳红

九月的讲台

张学华

粉笔灰是会跳舞的
在您染霜的鬓角
开出细小的棉花
下课铃在走廊发呆
偷听您断断续续的咳嗽声
掉落的种子
越过水泥地飘向远方
您站成一块会笑的橡皮
擦去我们的迷途
自己却越擦越薄

绿色家园

初秋时节，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境内的库布齐沙漠翠绿层叠、牛羊成群。库布齐沙漠是我国第七大沙漠，经过几代治沙人的不懈努力，昔日的“不毛之地”已成为绿色家园。

本报通讯员 王正 摄

大地上的高云

顾永康

我与高云先生有过几面之缘。

第一次是那年我回母校参加校友会，作为校友代表参加他受聘南京农业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的仪式。他在台上，我在台下，做一个鼓掌的人。

第二次是他被聘为南京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后不久，在南艺阶梯教室开讲中国画。我恰巧在南艺后街吃饭，与南艺一位老师共同挤进教室，当了一回听众。他讲中国画，从唐到宋，从陈老莲到任伯年，讲了两个多小时。听得懂的人，自然如沐春风；听不懂的人，类似我，在心里埋下了一颗热爱的种子。

第三次见面说来遗憾。十来年前，他率一众美术界人士来企业交流，兴许是我略懂传统文化的缘故，被安排进交流座谈的名单，然而因为一个临时会议而“完美地错过”。

直到那天晚上，因为有朋友预告，与他见面前我是做足了功课。不仅上网查阅了他近期活动的新闻报道，更是反复研读了他的简历。令我兴奋而又不曾想到的是，他还是一位邮票设计家，设计的《徐霞客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京剧生角》等多套邮票我都有。以票为媒，增加了我与他对话的勇气。

作为我国三大特邀邮票设计家之一，高云始终脚踏实地、行走在大地上。从早年的《梁祝》，到今年的《楚辞》，每一次为国家设计邮票，他都要深入故事源头实地采风写生，用脚去丈量画面应有的尺度，把画笔插入大地，从大地深处汲取灵感与力量；或是将自己埋进书房，与历史人物对话，从对话中寻求用最佳的表现手法还原历史。

让高云在美术界一举成名的是连环画《罗伦赶考》。但凡看过《罗伦赶考》的人，一定会对那十三幅黑白线条所组成的巴掌大的画面记忆深刻，一定会对少年罗伦那满脸的从容与自信难以忘怀。一个普通的、简单的、反映拾金不昧故事的连环画，为什么能一举夺得全国美展金奖？我想简单停留于故事情节是肤浅的，这必然是与高云的学习生活环境以及成长的时代分不开的。不久前，我在看电视剧《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》时，看到小平同志决策恢复高考片段时豁然开朗。原来高云是用画笔讴歌当时国家恢复高考这一重大历史题材。他与众多学子一样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。闯过独木桥，他走进了南京艺术学院这座象牙塔，这与樵牧挟书、诵读不辍的罗伦没有什么两样。罗伦骑马立在桥上的那般从容与自信，不就是高云的从容与自信吗？

几十年来，高云坚持用画笔释意载道。他爱画高士，他说高士画是一种精神食粮，承载着优秀的民族精神。以高云为代表的中国美术界的一股中坚力量，在守正中创新，用手中的画笔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一种悦目的视觉艺术、一种赏心的心灵艺术，带给人们心灵的启迪和精神的提升，更彰显中国美术的自信。

唯有不知疲倦地将画笔对准煌煌的中国历史，聚焦于祖国的壮丽山河，创作出来的作品才更有生命力，才更是民族的。还记得高云为纪念新四军成立70周年而创作的、后来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《还记得我们吗》？他以严肃的创作态度处理这一伟大历史题材，通过三位青春的女新四军笃定的眼神告诉人们，为了国家、为了民族，她们可以冲锋陷阵、牺牲一切，甚至没有留下姓名。还记得我们吗？悲悯与希望并存，历史与当下对话。尽管硝烟散去，但历史永远不能忘却。

从一本本连环画，到一枚枚精美邮票，再到一幅幅山水画，数十年来高云究竟画了多少？他肯定数不清。因为他爱得深沉，爱得持久！有人说，高云是为画画而生的。我看有点道理，但只说对了他具备美术“慧根”这一点。一个人的成功，还要归功于后天的勤奋与执着。

一个行走在大地上的人，唯有扎根大地，从大地汲取养分，从一草一花一木中采集芳香，才能走得更远，站得更高。

秋日何可爱

杨红苏

年少时，每到初秋，便随母亲去摘棉花。那时总觉得地头是那么长，长得一眼望不到边。腰间系一个大布兜，随着棉花越摘越多，布兜鼓得像孕妇的肚子。低头弯腰间，棉花枝和硬壳划伤了白嫩的小手，留下一道道红印，也在心里留下丝丝厌倦。

心里盼着早点回家，看到母亲忙碌的身影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我只能忍耐，忍耐那漫长的秋日午后，忍耐那冗长无边的棉田，忍耐腰间越来越沉重的棉花。棉花满得再也装不下了，要倒进田地中间的大口袋里，终于，可以直起身体，歇口气了。

倒完棉花，才发现天空中飞行的蜻蜓、草丛里欢腾的蚂蚱。红蜻蜓伴着绿螳螂，竟让我忘了秋日里，谁才是这田野的主人。夏天时，它们藏得无影无踪，秋天来了，它们终于在草堆里现了原形。

我悄悄跟在它们身后，紧盯着那活蹦的草绿色，一只手拢成碗状，猫着腰，身子猛地往下一沉，手一呼，它们就降伏于我的掌中。那时，觉得看蚂蚱蹦跳的秋天，才是最可爱、最有趣味的秋天。

我家隔壁田地里种满了高粱，初秋时节，细细长长的高粱开始结红穗，这片田地也成了小麻雀的乐园。

母亲拾完一兜棉花后，来到高粱地里，她双手使劲儿一拍，双脚一跺地，嘴里大声地喊着：“哇—呼呼，哇—呼呼！”寂静的田野里，一大群小麻雀被吓得轰地飞起，密密麻麻的，雨点子般从我头顶飞过，从那片高粱地上空飞过，也从那个被染红的秋天飞过。当我再去低头拾棉花时，它们不知从哪里绕了一圈后，又悄悄地飞回来，继续享用它们的美食。

“飒飒秋雨中，浅浅石溜泻。跳波自相溅，白鹭惊复下。”那天，读到王维的《栾家濑》这首诗，惊觉这活脱脱就是我童年时赶小麻雀的场景——那是一个漫卷妙趣的秋天。一场淋淋洒洒的秋雨正下着，平时缓慢流动的山泉水，在秋雨的激荡下，流速更快了些。泉水流淌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，刚碰到就飞溅出去。无意中惊动了一只正在水中觅鱼的白鹭，它被这突然的水流惊起，展翅飞了起来，想要逃离。可是，它后知后觉，终于明白，这只不过是虚惊一场，又安详地落回了原处。

我想，秋日的可爱处，正是我与这些事物不经意间的相逢。一片银杏落叶、一阵秋雨、一群麻雀……万物缤纷，你若爱，生活处处皆可爱。

理想是不灭的星辰

吴丽蓉

高中时，我曾为一部电视剧痴迷。多年后我和同龄人聊起，原来大家都喜欢过这部剧——《恰同学少年》，湖南电视台放的。

“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；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。”如今回想，这部剧和这词句一样热血。20世纪初，毛泽东考入湖南第一师范，在这里结识了蔡和森、萧子升等有志青年，也和陶斯咏、向警予、蔡畅等人成为好友，他们一起学习，一起生活，一起朝着理想奋进。一群朝气蓬勃、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在大雨中高歌的情景，时隔多年我仍记得清楚。

今年夏天，我踏上了去往湖南怀化的旅程。走进向警予同志纪念馆时，我感觉时空倒流。我仿佛回到了高中看剧的日子，又好似穿越进了剧中的年代。

纪念馆前立着向警予的雕像——短发，身着民国衣裙，手握书卷，大踏步向前，目光望向远方。那目光穿透了近一个世纪的烟云，依然清澈。

1895年，向警予出生在湖南溆浦一个富商家庭。她在家中排行第九，深受宠爱，她的房间就在父母房间隔壁。但她没有走上那时常规富家千金的道路，而是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人生。

1916年，从长沙周南女校毕业后，怀着“妇女解放”和“教育救国”的抱负，向警予回到家乡办学。为动员更多女子入学，她挨家挨户登门劝学，并向县府知事呈送“请出令各区送女子就学文”。她治校严谨，以“自治心、公共心”为校训，注重对学生进行自尊、自爱和社会公德的培养教育。在她亲自作词谱曲的溆浦女校校歌中，她写道：“愿同学做好准备，为我女界啊，大放光明。”

1919年底，向警予赴法国勤工俭学。在这里，她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，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，积极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。她与蔡和森在蒙达尼公学举行了简单的婚礼，这一结合被誉为“向蔡同盟”。在纪念馆，我看到了他们相当“先锋”的结婚照——手捧《资本论》，肩并肩坐着，表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他们结合的思想基础。

1922年，向警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作家斯诺追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时指出，向警予是“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”。

向警予还是党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、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，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。她深入到女工中，领导了上海闸北丝厂和南洋烟厂的大罢工。1928年，向警予因叛徒出卖被捕，牺牲时只有33岁，令人扼腕。

生前，向警予曾给女儿写下一首诗歌：“希望你像小鸟一样，在自由的天空飞翔……将来在没有剥削的社会中成长。”她心系苍生，她才华横溢，她热爱生命，却为理想不惜牺牲。

我想，向警予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。出身富贵，她本可选择更安逸的生活，却主动走上了布满荆棘的革命道路。试问，无论身处何种年代，有几人能做到她这样？

离开纪念馆前，我在留言簿上写下：“女界先驱，我辈楷模。”她的精神长存，她的理想不灭。她活在每个突破自我局限的女性身上，活在每个为理想奋斗的人身上，活在每个不甘平庸的灵魂里。

情缘一生

凌勇

小时候，父母牵着我的手把我送到学校，我开始接触老师。最初的记忆里，老师是和蔼可亲的。同学们传唱的《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》，总是在我脑海里飘荡，老师成了我崇拜的对象。

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我们农村初中毕业生，成绩优异者，在老师和父母的引导下，很多都会选择填报师范学校，希望吃上“国家粮”，以此来改变命运。考取师范学校，那是一件“鲤鱼跳龙门”的大喜事。我们整个乡，一般每年最多1个初中生中榜。1992年，我有幸考取了师范学校，实现了户口“农转非”，全村人都投来了赞许的目光。

迈进师范学校的大门，能看到许多名人名言。其中，著名的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名言“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”，令我感到无比自豪。

为人师者，定当学高为师、身正为范。我的五年师范生涯，在努力学好文化知识的同时，认真讲好普通话，练好粉笔字、钢笔字、毛笔字这“三笔字”，识谱弹琴，都经过严格训练、考核、达标。走上讲台上课，能说会写，样样都得行，练就了做老师的一些基本功。

正如韩愈《师说》里所写：师者，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。一个人身为教师，目标就是尽自己的所能，在传授知识经验的同时，以身作则，传播与弘扬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。

也许是因缘巧合，我选择的另一半也是一名老师。我的同学、校友大多数也都走向了教师岗位。有的常年扎根在乡村，为农村教育事业贡献着青春；有的跻身于市井，在城市学校挥洒着汗水。他们在三尺讲台上，书写着人生。同学相聚时，三句不离本行，谈论最多的还是教育和学生。

那个年代，因为老师是干部身份的原因，碰到机会，有的老师会被机关借调选用。我也离开了教师队伍，走向了公务员岗位。

每逢春节或教师节，我总是会想起给曾经的老师打个电话，发个短信，道声祝福。有时还会约上几个同学，一起去看望老师们。纸短情长，师恩难忘。